

【浮生】

听姥姥讲故事

□岳程夏

我自幼便是个故事迷。那时没有电脑，更没有智能手机，家里唯一那台电视机被视若珍宝，除了晚上看看新闻，平时都舍不得开。但这没关系，我有姥姥——她就是我的“人形故事库”，肚子里装满了戏剧、小说和寓言，要什么有什么。

六岁前，我几乎都是在姥姥家长大的。那时不上幼儿园，日子悠闲却也寂寞。每天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听姥姥讲故事。每当姥姥忙完家务，刚在床上半躺下，我立马丢开手里的布娃娃，骨碌两个滚儿，就蹭到她身边，像只小猴似的攀上去，挤眉弄眼地撒娇：“讲个故事儿！”姥姥总会仰起脸，无奈地扁扁嘴，半真半假地抱怨：“哎哟，哪来那么多故事啊？”

也难怪姥姥诉苦，那时的我确实不好伺候。因一开始听的就是大禹治水、刘邦斩白蛇这类历史故事，口味早被养刁了，什么“兔乖乖去熊宝宝家做客”一类童话根本入不了耳。早在“菜单式”培训这个概念出现之前，我就无师自通了“点”故事的本事——今天要听和古董玩器有关的，明天又要听民间神话。最苛刻的是，故事绝不能重复，除非我主动要求“再来一遍”。像我这样挑剔的小听众，恐怕不多见。

幸好，姥姥肚子里的故事，远远超出一个四五岁孩子的想象。大多数时候，我的愿望都能被满足。想听古董？有《一捧雪》《锁麟囊》；要听传说？那就讲《宝莲灯》《封神榜》。讲的人绘声绘色，听的人津津有味。

姥姥不仅会讲故事，更会挑故事、解故事。她把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这些对孩子来说过于深奥的大部头，像京剧折子戏那样拆成片段，从“烽火戏诸侯”“桃园三结义”讲起，一直讲到秦统天下、三国归晋。

她也给我讲《西厢记》，却不重点讲那些小儿难懂的儿女情长，而是说张君瑞救崔莺莺一家于匪困是“侠”，杜确为朋友一封书信出兵是“义”，红娘不顾家法成全有情人是“美”。说到崔老夫人许婚又悔婚，姥姥点评：“当娘的都想给闺女找个好人家，换了我也是。可一开始就不该轻许诺言——将来你记住，要么不许，许了就不能反悔，否则就是打自己的脸。”她甚至不会刻意替小孩子避讳所谓的悲剧，还给我讲《窦娥冤》。

后来我上学了，不能再天天腻在姥姥身边。但每到周六，一放学我就直奔姥姥家，人没到声先到：“姥姥，有故事没？”边说边推门闯进去。姥姥总是笑眯眯地招手，把我搂到膝上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昨天看了出新戏，叫《三不愿意》……”一个爱讲，一个爱听，我能在她膝上坐一下午，连爸妈来接都不愿下来。

那个年代还没有“启蒙教育”“寓教于乐”这些说法，可我最初的文学感知、历史认知，正是在姥姥讲的故事里悄然生根。长大后虽未从事文史工作，但这份滋养始终是我生活中的乐趣，也是烦闷时的避风港。

故乡的水土养人，我和院里的香椿树一样，在年年春风中节节拔高。可光阴不饶人，姥姥一年年消瘦下去。当我从外地回到潍坊，才发现那个曾经故事讲不完的姥姥，竟连刚发生的事都记不清了。

于是，我们调换了角色。每天下班后，轮到我坐在沙发扶手上，给倚在靠垫上的姥姥讲故事。《薛平贵征东》《杨家将演义》《明英烈传奇》……我努力回忆她曾讲给我的片段，娓娓道来。姥姥咧着没牙的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，不时附和：“对，对，就是这样！杨宗保穆柯寨招亲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……”那成了我们祖孙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光。

自然法则无可抗拒，姥姥终将一天天老去，或许连亲人也渐渐认不出，连这些故事也会一一遗忘。可我仍愿一遍遍地讲，盼着她忘得慢些，再慢些，愿时光在她身上停留得久些，再久些。

(作者供职于潍坊市财政局)



【世相】

护工小刘

□田秀娟

她手里举着手机，哒哒哒一路小跑着来到我跟前，大概四五十岁，微胖、短发、圆脸，皮肤黝黑，穿一身黑色运动装、黑色运动鞋，斜背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挎包，像一股黑旋风。她身上唯一抢眼的东西，是挎包上挂着的一个毛线玩偶，花花绿绿的，随着她的动作左摇右摆，有点滑稽。她是我给婆婆找的护工。

“我姓刘，叫我小刘就行。”她气喘吁吁地说。和我打完招呼，她一把拽下肩上的挎包，转身走向我身后的病床。彼时，89岁、神志不清的婆婆正躺在病床上，一只手在空中漫无目的地划拉着。老年痴呆，卧床多年，两次脑梗，N次手术，婆婆的身体已是千疮百孔，孱弱不堪，这次又有了脑梗的迹象，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。病房里床位已满，只能暂住楼道里的加床。

小刘看到婆婆的头老是偏向枕头左边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大姨，咱不能老瞅一边，多累呀！你看看我，认识不？长得俊不？”她顺手把一卷卫生纸垫在枕头左边，帮助婆婆把头摆正。我说，她谁都不认识了。小刘说：“我照顾的老人，不管他们清醒不清醒，我都跟他们唠嗑，万一哪天他们突然清醒了呢，谁能说得准，是不？”接着，她开始给婆婆按摩头部、颈部、肩膀、胳膊，手法看上去挺专业。老公从家里拿来气垫，想给婆婆铺到身下。因为婆婆的左胳膊上绑着监护仪，右手上扎着吊针，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怎么抬婆婆、怎么铺上气垫。小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多大点事啊？”她一把接过气垫，拽下连着的充气泵，三下两下卷起来，左手抱着，右手比划着，指挥说：“你抱着监护仪，你拎着输液袋，你们俩一人一头抓着褥子角，把老人抬起来，我来铺气垫。”我们手忙脚乱地把婆婆抬起来，只见她一下就把气垫铺好了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
帮我们安排妥当，小刘要打车回出租屋拿换洗的衣服。她说，她护理的病人正好今天出院，接到我的电话，就从另一家医院赶过来了。她知道我们这儿的病人刚一入院，手续多，检查多，需要人手，就打了个出租车赶紧跑过来了。我要开车送她，她一摆手，说：“不用，打车去，打车回，方便。你们先忙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她急匆匆地走了，像一阵风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她急火火地回来了，左手拎着一个大手提袋，右手举着一杯豆浆。她说，路上堵车了，打不着车，雇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司机是女的，65岁了。小刘自嘲，她自己就是个话痨，没想到那个女司机比她还话痨，两个人聊得挺投机。女司机的儿子去世了，儿媳妇再婚，她自己跑车养着孙子孙女，日子不容易。到了医院，20块钱的车费，小刘给了大姐30块，还给大姐留了电话。我说，我给你报销车费吧。她摆手道：不用不

用，一码归一码。

晚上，小刘给婆婆喂了饭，换了尿裤，拍背、按摩，忙了好半天。等婆婆睡着了，我和她坐在另一张床上聊天，问她，怎么干上护工这一行的？她说，纯属意外。有一年冬天，她大姐出了车祸，头部重伤，住进医院。她在医院照顾大姐，边看边学，就学了些护理知识。加上她是个热心肠，看着护士们忙不过来，就主动帮忙干活。大姐出院时，护士长对她说，看你心地善良，手又麻利，可以干护工这一行，虽说挣的是辛苦钱，但收入也不低。“正好我家姑娘上大学，儿子上高中，也没啥事。这一晃，干了快10年了。”小刘说，当时参加护工培训班的有五十多个人，现在就剩两个人干这行了，一方面是好多人受不了脏和累，另一方面是天天跟危重病人打交道，心情受影响。这个活儿，没点爱心和耐心，真干不长。

“啥样的病人咱都见过，啥样的家属咱都见过，这医院啊，就是个小社会。”小刘感叹。她说，前几年，她护理过一个25岁的姑娘，那姑娘骑自行车轧上一块石头，摔成了高位截瘫，不知道换了多少个护工，整天不是跟她妈怄气，就是跟护工怄气。“我们俩也是有缘分，孩子跟我投脾气，我照顾她两年，成了她和她妈的润滑剂。后来她家搬走了，太远了，我就没跟着去。分别的时候，我哭，她也哭，眼泪哗哗的。这个就是那姑娘送给我的。”她抚摸着挎包上的毛线玩偶，“看见这个玩偶，就想起那个姑娘。”

过了好半天，她笑着说：“这些年，我跟着病人，北边去过北京、天津、廊坊、哈尔滨，南边去过三亚，咱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啦！”我冲她竖大拇指，她脸上乐开了花，感叹道：有人说干护工就是干一天挣一天钱，我觉得不对。是挣钱的事，但光想着挣钱，那就完了。偷奸耍滑的人干不长，早让人家炒了。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，自己就干不下去。人家病人有的不会说话，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过年过节的，病人家属给我红包，我不要。人家要硬塞，我就给人家老人买点吃的。有人说我傻。我老娘常说，傻人有傻福。

“我这脾气就是直来直去。我不内耗，有啥说啥，说完拉倒。倒下就睡，有事就醒。你说没心没肺吧，咱也能明明白白的。要说我这脾气，还真是随了我老娘了。”小刘眉毛一挑，有些傲娇地说，“我老娘会‘捏环儿’，就是脱臼复位。经常有人上门来‘捏环儿’，甭管认识不认识，甭管白天黑夜，甭管家里多忙，老娘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就给人家捏上，分文不取。”

婆婆住院半个多月，小刘悉心照顾。婆婆出院时，我给她结清账，又把一些营养品送给她，她坚决不要。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目送她。她走几步回头冲我挥手，挎包上的毛线玩偶，随着她的动作左摇右摆，灵动又可爱。阳光洒在她头上、身上，仿佛波光粼粼。

【读心】

生活的“缝隙”

□琦垚

下了地铁，往家走，大概需要走20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家。往常，先生都会在地铁口等着接我，这段时间他比较忙，我只能一个人走回家。起初，听到要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，很不情愿，有些闷闷不乐，但也只好如此了。

没想到，当我真正开始一个人走那段长长的路时发现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枯燥孤寂，而是充满了趣味和新奇，让人从生活琐碎里跳脱出来，感受大自然，体会到一种独处的快乐和心灵的宁静。尤其是适逢这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时节，路边的草木堪比繁花绚烂，又加上黄昏夕照的诗意，还有鸟儿飞旋鸣唱，一双眼、一双耳都觉得欣赏不过来。事先为了应对无聊路途准备听歌的耳机、打算背的几首诗词，都没有机会和理由拿出来。20分钟的路途，成了繁忙生活赠送给我的一段美妙时光。

最让我惊奇的是红叶石楠。出了地铁站往西，有一段小径，左边是一排悬铃木，右边是一排冬青。如今才赫然发现，走了三年多的小径边，常常视而不见的冬青，突然间变得华丽起来，青的幽静，红的绚烂，在夕照的流光里渐次错落，悠然自在。

我拿出手机扫那红硕的植物，得出的结果竟是红叶石楠。我俯身细细观察那叶、那茎、那杆，和冬青很像，但又是不同的，红叶石楠的叶子比冬青叶大了一圈，身姿也比冬青高挑一些。凝视着红叶石楠，我莫名其妙地欢欣雀跃，就像认识了一位新朋友，心中溢满喜悦。也因此，再出了地铁站往西走的时候，隐隐约约总会有一种美好的期待，遥遥望见红叶石楠安安然然地站在小径边，豁然间心情舒畅、安然踏实。本来沉沉的脚步突然轻快了，飞也似的奔过去，也只是和红叶石楠说一声“你好啊”，讲一讲这一天遇到的开心事和不愉快的事，不管说什么，红叶石楠总是领首微笑、深深懂得的样子。很短暂的一段小时光，然后就要道别了，但知道红叶石楠明天这个时候还会在这里等我，后天也在，会一直在，一年又一年，陪伴着我们平凡又甜美的生活，便觉得幸福、踏实、知足。

这其实是生活中极其细小的、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可是，当我用心观察，用审美的眼睛去发现的时候，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生活并非时时圆满，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缝隙，但有缝隙未必就是不好。苏东坡写过一篇《别石塔》，就是以缝隙之美来讲述人世间完美与缺陷的哲理。“石塔来别居士，居士云：‘经过草草，恨不一见石塔。’塔起立云：‘遮个是砖浮图耶？’居士云：‘有缝。’塔云：‘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？’坡首肯之。”文章很短，但寓意深远。没有缝隙的石塔，看似完美，却不能让蝼蚁在其中生存，实则这也是它的缺憾；砖塔有缝隙，却能给微小的蝼蚁生存的空间。有缝隙看似不完美，却能给另一种生命生存的空间和余地，实则是豁达和通透，懂得生存之道的智慧，可以说是另一种完美。

有句诗写：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也许，正是生活中那些看似不如意的“缝隙”，才让我们以豁达的心态看待复杂的尘世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